



【文化杂谈】

胡适的

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

□ 王春南

若问中国古代人物哪些能列入“十大历史名人排行榜”，他们应当如何排座次，相信人们由于受教育的背景不同、职业和专业不同、兴趣爱好不同，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，可谓见仁见智。

1928年4月7日，严文郁探望正在美国一家医院养病的胡适时，向他提出一个问题：“如果一个外国人要你举出十个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，你将推荐何人？”胡适想了一会儿，答道：“我的排行榜是：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韩愈、杜甫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朱熹、王守仁、顾炎武。若是再加几名，则可列上：孟子、司马迁、王充和张居正。孟子是儒家代表……王充为大思想家，值得推崇。张居正为明代名相，有功于世。”上世纪80年代，台北《传记文学》杂志以《胡适所推选之十大历史名人》为题，将胡适的这次谈话内容公布于世。

胡适没有说明孔子等人进入排行榜前十名的理由。不

过，不要紧，我们可以从《胡适全集》中觅得他对这十个人的基本看法。他认为：

孔子是儒学中兴领袖，伟大的民主改革家，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。

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始祖，其最大功劳是在天地万物之外假设一个“道”，视其为天地万物的本源。

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《墨子》，其中《经上》《经下》《经说上》《经说下》《大取》《小取》六篇，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奇书。前四篇里面有数学、力学、光学等方面的理论，是现今仅存的中国科学成就的证据。

韩愈的功劳在于，当骈俪之体盛行时，恢复散文，讲求文法，引起文学上一大革命。

杜甫代表中华民族积极入世的精神，是“我们的诗人”，而李白则终究是“天上谪仙人”而已。杜甫的诗，十之三四是实写人生或讽刺时政的，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一类的话，李白便不能说，这才是李、杜优劣的真正区别。

范仲淹是影响胡适一生的人。

王安石的道德、学问、功业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等人。朱熹是600年来影响中国学术思想最大的思想家和学问家。

王守仁提倡独立自由的精神，这是学问革新的动机。从程朱到陆王，是学术史上一大转机。

顾炎武提倡实学和实行，研究国家典制、郡国利病、历

史形势、山川险要、民生状况，反对言心言性的空虚之学。他是清代学术开山第一人。

胡适相信，榜样的功效远过于空言。1940年8月18日他给张元济开过一张代表中华民族人格、堪为中华民族榜样的人的名单，共23人，其中就有上述排行榜上的杜甫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王守仁、顾炎武，还有诸葛亮、唐太宗、魏徵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方孝孺等。

排行榜将孔子和老子分别排在第一、二名，即使有争议，争议也不会大。孔子和老子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，孔子名列榜首，老子紧随其后，是当之无愧的。

争议最大的，可能是墨子。尽管胡适说，墨子学说的精彩在于“应用主义”（注重实际应用），《墨子》中《经上》《经下》等六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奇书，但毕竟在先秦诸子中，墨子的影响相对要小一些。很多人没有读过《墨子》，对墨子未免隔膜，他们不会将票投给他们所不了解的墨子。再说，光是先秦诸子，胡适就推荐了三名，是不是嫌多了？胡适在十几岁的时候，就受到墨子很大的影响，后来对墨子有很深的研究，他的专著《先秦名学史》写到墨子，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写到墨学，都用了较大篇幅。胡适偏爱墨子，他投墨子的票是可以理解的。

宋朝人，胡适推荐了三名，范仲淹、王安石、朱熹，似乎也多了。胡适分配名额，宋朝比唐朝多一名，汉代竟然一

个名额都没有，有人会说：“砖儿何厚，瓦儿何薄？”宋朝的三个名额，如果可以保留两个的话，我是主张保留王安石和朱熹的。

杜甫上榜，李白被排斥在外，不少人会替李白叫屈。郭沫若生前如看到胡适的排行榜，很可能不会同意杜甫上榜，因为他写过贬杜扬李的书。如果让今天的读者投票，李白的得票率或许会高于杜甫，这是我的推测。我自己是赞同胡适的“李杜优劣论”的。

如要我再发表意见，我还想说，榜上没有一位历史学家，似乎说不过去。中国古代的史学是很发达的，史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我的意思，首创纪传体史学并且著成《史记》这部藏之名山、传之后世的史学巨著的司马迁可以入围。对顾炎武，要说一声“对不起”了，只能请把他位置让给《红楼梦》的作者曹雪芹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们，并且还将影响将来的人们。就影响的深广和久远而言，顾炎武不及曹雪芹。另外，科学家或医学家应有一人做代表。十个名额，分一个给科学家或医学家，不为多。若是一个名额也不给，这个排行榜就会留下缺陷。

据严文郁讲，这个排行榜是给外国人看的。我认为，与其向外国人推荐墨子、顾炎武，不如介绍司马迁和曹雪芹。外国读者容易读懂后两人。

（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）

【岁月留痕】

忆章益教授

□ 张全信

1960年，我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，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（现山东师范大学）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任教。当时教研室有七八个人，有一位年长者，中等身材，偏瘦，见面总是微笑着点点头，和蔼可亲，开会时发言不多，搞卫生总是抢着干。我一打听，他竟然是大名鼎鼎的章益教授。

章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校长。上海解放前夕，当局密令他迁校华南，并催促他本人迅速离沪。章益校长拒不迁校，也不离沪，并组织“护校委员会”保护学校，迎候解放，最终将一个完整的复旦大学交给了新中国。章教授还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、心理学家和翻译家，他学贯中西，知识渊博，在全国享有较高的声誉。1952年，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，章益教授从上海调来山东。

1960年，山东师范学院教育系恢复招生，章益教授讲普通心理学，我担任辅导。当时制度规定，教授讲课，助教辅导，而且助教必须随堂听课。我虽然学过普通心理学，但听章教授的课仍然饶有兴趣。他旁征博引、引经据典，记得教授感知觉这部分内容，讲对比原则时，他引用杜甫的诗句“江碧鸟逾白，山青花欲燃”来说明；讲相似原则时，他引用了王昌龄的《采莲曲》：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”至今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犹在眼前，栩栩如生。这样生动的讲授，有哪个学生会逃课呢？

1961年，国家经济困难，中央提出调整巩固、充实提高的方针，压缩高校办学规模。经研究决定，教育系下马，可



当时已经招了两届学生，怎么办？新招的61级学生转入中文系学中文，60级学生选出9人继续学教育，其余的学英语。当时我校外语系英语专业只有专科没有本科，教育系有较强的英语师资力量，决定成立英语班，自己培养英语人才。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章益教授身上。

章教授早年自费留学美国，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，在美国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，回国投身教育事业。扎实的英语功底，认真的治学态度，让他英雄有了用武之地。新成立的英语班由章益教授主讲，他几乎每天授课，用两年的时间给学生们讲完了英语本科四年的课程，这班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省高校和中学的骨干英语教师。后来谈起这个事情，章老师总是喜形于色。师母对我说：你老师教这个英语班，是他来山东师范学院以来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章益教授已年近八旬，他工作更加积极，任务更加繁重，一边著作翻译，一边带研究生。他撰写出版了《新行为主义》，对人的行为复杂性进行学术探讨，颇有影响。他还把这本书的稿费

全部捐出设立奖励基金，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。这一基金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新兴的认知心理学传入我国，章教授适时地选择了美国心理学家莫敦·亨特撰写的《人心中的宇宙》一书进行翻译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他翻译的文字并不是直译，一点都不晦涩难懂，读他翻译的书像读小说一样。

有一年暑假，为了招硕士研究生准备资料，章教授到上海图书馆去查询，乘电车时摔了一跤，造成骨折，在他居住在上海的儿子家养伤，单位领导派我到上海去看望他。我去时是一个下午，他住的房子较小，而且西晒，屋里闷热得很。章教授却正伏案写作，汗流浃背，桌子上放了一块湿毛巾，他写一会儿就擦一把脸。我说：“天那么热，又有伤，您好好休息一下吧。”师母说：“他不听话，工作起来不要命。”老师解释说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人民教育出版社要出一本由几位心理学家翻译的《西方心理学家文选》，让我审阅，我觉得翻译者都是老先生，看一看不费事。接过稿子之后，发现自己估计错了，有些翻译得很粗糙，有的语句不顺、词不达意，读起来晦涩，有的甚至有错误，改起来很费劲。改别人的东西比自己写还困难，很多地方干脆自己重新翻译了。”

这本书出版时，仅在后记中感谢了章益教授对这本书的审议修改。章益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豁达的心胸、清傲的风骨可见一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《莎士比亚全集》，有几部较难翻译，找到了章益教授。章老

师翻译了《亨利六世》剧本上、中、下集，后来又翻译了司各特的《艾凡赫》和《中洛辛郡的心脏》等外国文学名著。

八十岁的老人本应该颐养天年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，章教授80岁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，到86岁去世，刚好招了两届。对这几位心爱的弟子，他花费了很大精力，每周都安排一定时间进行讲授或者答疑研讨。

研究生的学习资料基本都是外文，章益教授一方面到山东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寻找，一方面和校图书馆商量购买心理学外文书籍。后来，图书馆每收到新书目录，都找到章教授圈阅购买。有一次全国心理学大会在山师举办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教授前去参观山师教育系的资料室，他看过之后非常惊讶：你们的外文心理学书怎么那么多？好多我们都没有。这些，都是章益教授亲自筹划购买的，为心理学人才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在他去世前几天，我到医院去看他，他已经处于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，我知道他从生病开始就消化不良。我问师母，老师吃点东西没有？师母说：“他想吃油条，叫女儿买了回来，咬了一小口，在嘴里嚼了很长时间，勉强咽了下去。”我看到病床旁边的小桌上有一叠书写的资料，师母说：“这是小陈（研究生陈宝凯）的毕业论文，你老师清醒时就修改一段，现在还没改完。”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，一位病危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工作，这正是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啊！

（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）